

思政人眼里的秦岭和昆仑

——援派满九个月所感

★郝东

来到喀什大学九个月有余，我依然习惯站在校园里远眺昆仑山的轮廓。五月的风从帕米尔高原吹来，带着干燥而清冽的气息，早已不像初到那时那样让人喉咙发紧。这与商洛的湿润截然不同——那里的风常裹着秦岭的草木清香，带着丹江的水汽，偶尔也有些想念。

作为教育部首批援派辅导员，我从秦岭最美的地方来到昆仑山脚下。四千公里的路程，九个月的时间，让我的身体经历了从湿润到干燥的适应，也让我的心灵完成了一次跨越地理与文化的跋涉，并且在这片土地上扎下了浅浅的根。

九个月前，刚到喀什那天，我站在校园的高处，第一次认真端详昆仑山。它不像秦岭那样郁郁葱葱，而是裸露着岩石的本色，在阳光下泛着青灰色的光，再往上看就是四季如常的壮美雪山。山体的褶皱如老人额头的皱纹，每一道都记录着时间的重量。当地人告诉我，在维吾尔语里，昆仑山叫“父亲的山”。我想，秦岭何尝不是中华民族的父亲山呢？九个月后，再看昆仑，那份初见时的震撼已化为日常的相守，如同一位沉默而威严的长者，我渐渐读懂了它的表情。

在中国版图上，秦岭和昆仑山之间还隔着辽阔的河西走廊和塔里木盆地。但在地质学家的眼中，它们本是一个整体——都属中央造山带，亿万年前由同一场地壳

运动隆起。秦岭是它的东段，昆仑是它的西延，只是后来被断裂带分开。九个月来，我常想，我们现在做的事，不也是在缝合某种断裂吗？东部与西部、内地与边疆，需要的正是这样的连接。

我是商洛学院的一名普通辅导员，能成为教育部首批援派南疆高校队伍的一员，是组织对我的信任。九个月后的今天，在去办公室的路上，越来越多的学子熟络地向我打招呼，食堂的烤包子、过油肉拌面成为我的最爱，晚上习惯在我取名为“东湖”旁的小山上散步，这些已经成为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了。更重要的是，我有了自己的学生骨干队伍、自己的班级——桌上2304班红歌大赛二等奖的奖杯与我日日相伴，一些孩子会在课余时间和我聊聊最近的心情，谈谈在哪个比赛中获得了奖项、分享考研备考顺利上岸的喜悦……

在喀什大学工作的这些日子里，我常常在黄昏时散步。这里的天空比商洛高远，落日时分，晚霞把昆仑山染成金黄色。我会想起秦岭的落日——夕阳沉入南山后，余晖把天空映成淡紫色。两地相隔万里，却在某些时刻惊人地相似。九个月的时间，让我学会了在相似中寻找慰藉，在差异中感受丰富。

学生们来自五湖四海，各民族都有。一次班会，我让他们介绍家乡。一个柯尔克孜族男孩说他家在昆仑山深处，骑马

去县城要半天；一个汉族女孩说她家在江苏，坐火车来要两天两夜。他们说起家乡时眼中自有光。我想起商院的学生，说起故乡时也是这般神情。这些孩子不正是山脉的儿女吗？他们身上流淌着大山的基因，坚韧、朴实、顽强。九个月的朝夕相处，我记住了他们每一个人的名字、脸庞和梦想。

我逐渐明白，山不仅仅是地理的存在，更是精神的坐标。秦岭给了商洛人沉稳内敛的性格，昆仑给了喀什人粗犷豪迈的气质。两种气质看似不同，但骨子里都有山的脊梁。九个月来，我从最初的不安到如今的从容，正是在这脊梁之间找到了自己的立身之处。

站在昆仑山下回望秦岭，我感受到一种超越地理的联系。这种联系写在每个中国人的文化基因里。“云横秦岭家何在”“昆仑如梦五千寻”，这些诗句连接着每一个中国人的文化记忆。

作为援派辅导员，我的工作具体的。九个月里，我帮助一个想家的孩子适应了宿舍生活，组织过一次民族团结主题班会，深夜陪过一个发烧的学生去校医院，听无数孩子倾诉过他们的困惑与憧憬，“音舞先锋号”见证了每一个学子的成长心路，带领音舞学子进乡村、走边关……这些看似微小，但正是这些微小的连接，终将汇聚成山。九个月不长，但足以让我确信：这份工

作值得。

看着昆仑山，我想到家。不是地理意义上的家，而是精神上的归属感。九个月，足够让一个人把异乡当成第二个故乡。商院和喀大、秦岭和昆仑、商洛和喀什、内地和边疆，本就是一体的。我们在这里从事的教育事业，就是在连接每一座山、每一条河、每一个人的心。

“横空出世，莽昆仑”，这是昆仑的气魄；“终南阴岭秀，积雪浮云端”，这是秦岭的风姿。两座山脉横亘在祖国版图上，如两条巨龙，撑起华夏的脊梁。我幸运地生活和工作在这两条山脉之间——用九个月的时间，从一条山走到另一条山，如今正努力把两座山连进心里。

夜深了，昆仑山隐没在夜色中，我的思绪和笔触记录下这些文字。明天太阳会照常升起，照亮昆仑山顶的积雪，也将照亮秦岭深处的沟壑。它们被同一轮太阳照亮，如同被同一个梦想连接。梦想不高远，就是让每个孩子都能通过教育看到更广阔的世界。而我和无数教育工作者要做的，就是成为连接大山与世界的桥梁。

秦岭最美是商洛，昆仑壮美在喀什。两座山之间，是我正在走的道路。九个月只是开始，后面还有更长的路，更多的孩子，更深的连接。

(作者系我校人文学院辅导员)

丹江河堤行：一段触手可及的日常

★吴梦鑫

从二龙山水库坝下一路向东，丹江河堤路就顺着江水缓缓铺展，不张扬、不刻意，像一条安静的丝带，将商州城区轻轻系在丹江岸边。这里没有精心包装的网红景致，没有人头攒动的喧闹打卡点，只有最朴素、最真实的小城烟火，是商洛人日常里最踏实、最亲近的一段岸线。行走其间，目之所及、耳之所闻、心之所感，全是这座山城最本真的模样。

河堤路面平整宽阔，灰色透水步道干净整洁，经过多年修建与维护，早已告别了早年坑洼杂乱的样子。无论是晴天还是雨后，路面少有积水和尘土，走上去安稳又舒服。靠近江水一侧，是整齐坚固的石砌护岸，不高不低的白玉石栏顺着河道蜿蜒延伸，既保障了行人安全，又不会遮挡视线。凭栏远眺，丹江水面开阔平缓，几处橡胶坝合理抬升了水位，让江水少了几分湍急，多了几分温润从容。作为南水北调中线水源涵养地，丹江水质常年保持在Ⅱ类以上，江水清澈明净，天光、树影、远处的楼宇桥梁，都清清楚楚地倒映在水中，微风拂过，水面泛起层层涟漪，光影晃动，格外动人。

沿着步道前行，两岸的绿化自然舒展，不刻意、不堆砌。间或点缀着松柏、灌木与草坪，草木长势旺盛，绿意盎然。整齐摆放着的木质长椅和新一代智能健身器材，在清晨时分，这里便渐渐热闹起来。不少市民早早来到河堤，有人慢悠悠散步，舒展筋骨；有人伴着轻柔的音乐打太极、练柔力球，动作舒缓自如；还有不少年轻人戴着耳机慢跑，脚步声与江水流动的声音交织在

一起，安静又充满朝气。老人们围在健身器材旁，一边活动身体，一边闲话家常，语气平和，神情悠然，平凡的日子就在这样的慢节奏里缓缓流淌。

河堤沿线散落着多个休闲广场和亲水平台，是市民停留休憩、放松身心的好去处。白天，这里最常见的是带着孩子的家长。孩子们在空地上追逐嬉闹，奔跑欢笑，稚嫩的声音在江边久久回荡。有的孩子蹲在栏杆边，好奇地望着江面，看偶尔掠过的白鹭、水鸟，眼神里满是天真与惊喜；有的坐在小推车里，安安静静地看着来往行人，享受着江边的清风与阳光。老人们坐在长椅上，晒着太阳，聊着邻里家常、生活琐事，没有匆忙，没有焦虑，只有岁月静好的安稳。这里没有刻意的表演，没有嘈杂的喧哗，只有最普通、最温暖的陪伴。

往城区中心走去，丹鹤楼的身影格外醒目。这座仿唐风格的建筑临江而立，飞檐翘角，古朴大气，是丹江河堤最具辨识度的地标。白天看去，楼宇庄重沉稳，与江水、青山相映成趣；天色渐晚，轮廓灯次第亮起，暖光勾勒出精巧的建筑线条，在暮色中显得柔和而厚重，与对岸的龟山、金佛山遥遥相对，为江面增添了几分历史与文化的韵味。不远处的跨江步行桥，桥身简洁优美，横跨江面，方便两岸市民往来。站在桥上极目远眺，江面更显开阔，两岸绿树、楼房、步道尽收眼底，山水相依，城水相融，构成一幅自然和谐的城市画卷。

作为南水北调重要水源地，丹江的生态保护意识早已融入这座城市的血脉。江



边随处可见“一江清水供京津”的标语，定期巡查的工作人员、干净整洁的岸线环境、清澈见底的江水，都在默默诉说着商洛人对水源地的守护与担当。河道治理、水土流失管控、沿岸绿化养护，多年的坚持让丹江始终保持着干净秀美的样子。环卫人员定时清扫步道，及时清理杂物，市民们也自觉爱护环境，很少有人随意丢弃垃圾。行走在河堤，能真切感受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，丹江水不仅滋养着这片土地，更承载着一份沉甸甸的责任。

傍晚时分，河堤渐渐迎来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。下班、放学的人们陆续来到江边，卸下一天的疲惫与匆忙。散步的、聊天的、锻炼身体的，人流渐渐多了起来，却依旧秩序井然，不拥挤、不嘈杂。路边偶尔出现的小吃推车，飘出烤红薯的香甜、特色小吃的烟火气，与江风、草木的清香交织在一

起，成为商洛人最熟悉、最亲切的味道。夕阳西下，余晖洒在江面上，泛着温柔的金光，整个河堤都被笼罩在暖色调的暮色里，温馨而治愈。

丹江河堤路，从来不是供游客走马观花的景点，而是商洛人朝夕相伴、融入生活的公共空间。它没有惊艳夺目的风光，却有着最动人的真实；没有繁华喧嚣的气息，却有着最踏实的烟火。一汪清水，一条长堤，一路绿意，一声闲谈，串联起这座小城最平凡也最珍贵的日常。

行走在丹江河堤，不必追赶风景，不必刻意感悟，只需放慢脚步，静静行走，就能触摸到商洛最柔软、最本真的温度与心跳。这条依江而生的步道，藏着小城的安稳与从容，也藏着每一个商洛人心里最深、最踏实的归属感。

(作者系我校化材学院2025级学生)